

《兩夜情歌》舞台劇劇本內文

【演出長度】60 分鐘

【演出形式】室內劇場

【劇本大綱】

1933 年。電影辯士何均霖、男扮女裝的假藝姐嵐，兩人聯手在日治時代的大稻埕，展開一場欺騙案。

為了復仇，何均霖與嵐以假身分找上日本商人的兒子宮野正治，企圖要把宮野商行整到傾家蕩產，沒想到身為日本檢察官的宮野正治卻愛上了假藝姐嵐，跌入愛情的漩渦中；而騙子辯士何均霖在刻意結交宮野正治時，卻意外交付出自己的真心，把宮野正治當成了朋友。

你愛我我愛他他愛你，設下的圈套騙局已經脫離當初的設定，愛上錯誤的人、無法再繼續下去的騙局，這一場詐騙案件又要如何持續到最後？

【人物表】

秦禹/何均霖：男。私生子，在母親死後被詐騙集團收養訓練，為了向當年拋棄母親的日本人復仇，一路從南騙到北，就為了要把那個日本人騙到傾家蕩產。

柳霧/嵐：男/偽娘。在詐騙集團中長大，面貌清秀，假扮成藝姐沒人識破。幫助秦禹一同詐騙。

宮野正治：日本人，檢察官，風流但不下流，愛上了假藝姐嵐。

宮野平喜：日本人，貿易商人，據說就是當年拋棄秦禹母親的日本人。

萌珠：嵐的查某間仔。

老羊：詐騙集團中人物，在台北輔助秦禹和柳霧詐騙。

望月立鶴：宮野正治的高中同學，在歐洲學音樂，回到台灣後當流行歌作曲人。

小破：柳霧身邊的小廝，專門幫忙秘密跑腿。

螢雨：藝姐。

森田：宮野平喜的管家。

場 01

景：檢察廳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警察

（檢察廳中所有人忙碌著，一名警察敲了檢察官的辦公門）

宮野正治：（日）進來。

（警察放了一份緝捕文書放到宮野正治的桌上）

警察：（日）這是加急送到的通緝書，這兩個人在台中州及台南州已經犯下不少詐騙案，據消息通報，似乎已經往臺北市逃竄。

宮野正治：（日）我知道了，如果有嫌犯消息還請警察廳盡速通知我們。

警察：（日）知道了。

（警察向宮野正治行了禮後退出辦公室）

（宮野正治拿起緝捕文書，緝捕文附上兩張畫像，男子畫像面容清秀俊雅，女子畫像作日式女子裝扮，面容高冷清俊）

（宮野正治兩手各拿著一張畫像，左右端詳著）

場 02

景：藝姐間客廳

出場人物：嵐、鴉母、小破、萌珠、螢雨

（藝姐間中的客廳，鴉母滿意的閉上眼睛聆聽著歌曲。）

（嵐撥弄著二絃，吟唱著南管歌曲）

嵐：（唱）思憶劬勞恩情重，思憶父母兄共弟，去到陰司，阮就死去到陰司，一點靈魂卜來見我媽親。今旦來到只，今旦來到雁門關，那見曠野雲飛牧馬鳴悲，對只雁門關，舉目一看，黑水滔天，越惹得阮思憶君親個情緒，阮紛紛今葡值處通訴起……

場 03

景：永樂座電影院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平喜、森田、戲院經理、保鏢、樂師、觀眾數十名

（嵐的歌聲緩緩飄盪到電影院中）

（畫面右方亮起，黑白電影在後方屏幕上）

（螢幕旁的暗間有樂師，隨著電影的劇情，吹奏著樂器拉著二胡還有古箏。螢幕上播映著黑白畫面的電影，電影辯士何均霖氣度沉穩、比手畫腳的講述電影中的內容）

（台下滿滿的觀眾跟著何均霖的解說，情緒一下緊張、低迷、驚悚、歡樂，或哄堂大笑）

（畫面暗，左方的舞台亮起）

（包廂中，宮野平喜擺擺手，管家森田帶著戲院經理上前）

宮野平喜：（日）詹辯士呢？

戲院經理：詹先生身體不適，喉嚨出不了聲，這是託人介紹來的，講了昨天今天兩場，宮野先生您覺得呢？

（宮野平喜點了點頭）

宮野平喜：（日）還可以。

場 04

景：永樂座電影座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平喜、森田、戲院經理、保鏢

（舞台左邊亮起，何均霖進了包廂）

（包廂中坐著錦緞鋪設大椅上的宮野平喜，身邊站著管家森田，身後站著保鏢）

（何均霖向宮野平喜點頭致意，然後看著戲院經理）

戲院經理：這是我們新聘請的辯士，何均霖何辯士。這是我們戲院的常客，宮野桑，宮野桑對我們戲院贊助良多，最喜歡聽詹天馬詹辯士的解說了。

（何均霖看著彎腰搓手的戲院經理，再轉頭看向宮野平喜，帶著微笑不卑不亢的向宮野平喜行了個紳士禮）

何均霖：（日）宮野先生，初次見面還請多多指教，不知道這次的講辯內容您可滿意？

（宮野平喜點了點頭）

宮野平喜：（日）何辯士的國語（指日文）很流暢呀。

何均霖：（日）說起來很不好意思，我曾經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日本語說的還算可以，感謝宮野先生的不嫌棄。

宮野平喜：（日）東京美術學校啊……森田，拿張椅子給何辯士坐。

（戲院經理趕忙去拖了張椅子，跟著森田一起搬到宮野平喜面前）

宮野平喜：（日）坐。我們聊一下。

（何均霖向戲院經理和森田點頭致謝）

戲院經理：不敢不敢，沒事沒事。何辯士您坐您坐。

（森田向何均霖行了個禮，就站回宮野平喜身邊）

宮野平喜：（日）何桑，東京美術學校是非常有名的學校，怎麼沒有從事相關美術工作，反而在電影院中當辯士呢？

何均霖：（有點不好意思）（日）父親希望我當個畫家，把我從高雄送到東京去，雖然勉強考上了美術學校，但是念的很吃力，加上我對電影拍攝有興趣，就偷溜回來台灣，想先賺一點學費，然後去歐洲學習拍電影。

宮野平喜：（日）偷溜回來的啊。

何均霖：（日）是啊，還請宮野先生要幫我保密，不然我們何家在府城雖然不是名門大戶，好歹也是百年書香世家，如果被逮了回去，我可就沒有機會溜去歐洲學電影了。

宮野平喜：（日）哈哈，很好，不錯，你這年輕人的個性我喜歡，有目標，很好。

何均霖：（日）謝謝宮野桑的稱讚。

宮野平喜：（日）我呢，是一個商人，最大的興趣就是看電影，改天我們一起吃個飯，聊一聊。

何均霖：（日）多謝宮野桑的邀請，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場 05

景：江山樓宴會廳

出場人物：何均霖、嵐、宮野平喜、宮野正治、日本商人數名、藝姐數名

（酒廳中，數名商人在飲酒聽曲，座位邊有數名穿著衫裙或和服的藝姐在陪酒唱曲）

（何均霖幫宮野平喜倒了杯酒，兩人相談甚歡）

宮野平喜：如果只是談些小情小愛的電影，沒多大意思，如果涉及到徵兵，悲歡離合的那種情感，才夠味，像是勇武那部片……

何均霖：沒錯，另外還有北極的怪獸，人世間還有那樣的地方，無比遼闊震撼到我的內心……

（宮野正治遠離一堆商人的聊天，一邊喝著酒，一邊支著下頷盯著看正在唱南管的嵐）

嵐：（唱）虧阮於孤單，只處屈守阮惡過長暝，阮但得著來投告天，願我君伊人，
身脫離早返鄉裡，望天地，相保庇，有好書信須著早寄返來，免阮孤棲惡
於等待，憶著我三哥亦好啼，一身只處阮受苦氣……

（一身盛裝華美和服的嵐專心彈奏二絃，唱著南管曲）

（宮野正治的目光緊緊盯著嵐）

（一曲結束，幾名也在聽曲的商人鼓掌，宮野正治更是大聲歡呼喝采要求再唱一曲）

（一名商人坐到宮野平喜身邊）

商人：（日）宮野桑，你那邊的貨準備得如何了？趕得及出航嗎？

宮野平喜：（日）應該沒問題吧，基隆港的倉庫已經有傳來運送文件，陸陸續續
應該可以趕在船期前出貨。

商人：（日）你可要當心啊，之前才不是有懸賞廣告？大稻埕的米商被騙走不少
錢，人到現在都還沒抓到呢。

宮野平喜：（日）那些米商都是傻瓜，哪那麼容易就相信偽造文件，除了運送文
件外，我都還要求倉庫那邊要打電報來，不然憑著文件就要我付錢，才沒
有這麼容易！

商人：（日）是是是，那就好。

（待商人離開座位去找藝姐飲酒，何均霖狀似不經意的詢問）

何均霖：前一陣子尋賞一千圓的那個廣告，那個騙子還沒被抓到？真是厲害，好
像真的騙了不少錢。

宮野平喜：可不是，據說騙了數萬圓，有一些小米商還倒了。真是可悲的百姓，
怎麼這麼簡單就被騙了，真不曉得有沒有長腦子。

何均霖：像本土運送，就不像那些茶商，還有海上保險。宮野桑的貿易行也有海
上保險嗎？

宮野平喜：當然，遠洋海運一定要保，只是保險費用還真不是普通的高啊，哈哈
哈……不保又不行，會不安心吶。

何均霖：原來如此。

（何均霖又替宮野平喜斟了杯酒，他也拿起酒杯，看向正在唱曲的嵐）

（嵐一曲彈畢，宮野正治倒了杯茶殷勤的送到嵐的身邊）

宮野正治：明明是唱南管，卻穿和服，感覺很微妙。

嵐：南管北管日本歌曲，我都會唱，哪有閒暇每次唱曲都換衣服。

宮野正治：會不會唱流行歌？

嵐：演歌嗎？倒是會唱一些。

宮野正治：不是啦，桃花泣血記怎麼樣？

嵐：這首歌哪個台灣人不會唱？

（宮野正治拉起嵐的手，兩人走到鋼琴邊，正治讓嵐在鋼琴旁坐下。正治則是坐到了鋼琴前）

（宮野正治掀開了琴蓋，彈奏起桃花泣血記的音樂）

（嵐聽到音樂流瀉出，也跟著唱起歌來）

嵐：（唱）人生就像桃花枝，有時開花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若死去無活時。戀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琳姑出世歹環境，親像桃花彼薄命……

（嵐溫柔的歌聲在宴會廳中悠揚，江山樓的客人全都傾耳聆聽）

場 06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嵐、秦禹、萌珠、小破

（小破將櫃上的香爐點燃，收拾了下香薰木，從房間退了下去）

（嵐穿著和服裏衣，靠在窗台邊彈奏著琵琶）

萌珠：賊冤家你……你可無心腹……誤阮返來只處，無、無興又無采……肌膚瘦，不、不、不……

嵐：重來。

（嵐停下琵琶彈奏，然後又再彈奏一次）

萌珠：賊、賊冤家你可無心腹……誤阮……返來只處，無、無興又無采；肌膚……肌膚瘦，不自在……阮身恰是揚子江中，遇、遇着風浪搖擺……

（唱不下去的萌珠聲音越來越低，漸漸消失在琵琶聲中。她低垂著眼，完全不敢看向嵐）

（嵐接著唱了下去）

（哭喪著臉的萌珠馬上仰起頭來崇拜的看著嵐）

嵐：賊冤家你可無心腹，誤阮返來只處，無興又無采；肌膚瘦，不自在。阮身恰是揚子江中，遇着風浪搖擺。鵲橋會不駕來，親像牛郎織女，銀河阻隔在東西；恰親像牛郎織女，銀河阻隔在許天台。

萌珠：姐姐最棒！太好聽了！最棒最棒！

（嵐輕輕瞪了萌珠一下，萌珠馬上收了手，委屈可憐的低了下頭）

萌珠：唱曲這種事，要講天份的……

嵐：唱曲不行、詩詞不行、招待不行……妳再拿不到鑑札，就只能去當妓女了。

萌珠：不要不要我不要！真的……很噁心又很恐怖……

（萌珠抱著自己的雙臂小聲嗚咽。嵐感到不捨，放下琵琶將萌珠攬過來，輕拍著她）

萌珠：姐姐的身上真香，跟那些男人都不一樣，姐姐最好聞了。

（敲門聲響起，小破將門開了小縫，從門外輕聲說）

小破：少爺來了。

嵐：讓他上來。

萌珠：姐姐就不能把他夠換成查某間仔嗎？用男的來服侍姐姐，這樣很奇怪耶，都不知道他會不會安什麼好心。

嵐：小破是我從小看大的，他為人我很放心。

萌珠：還有那個少爺……

秦禹：是在說我嗎？

（秦禹開了門，大步走了進來，萌珠起身瞪著他，就要離開房間）

秦禹：等一下。

萌珠：幹嘛？

秦禹：是有鬼在抓妳喔，跑那麼快幹嘛？吶，給妳。

嵐：收起來吧。

（萌珠一把將牛奶糖從秦禹的手中奪走，然後頭也不回的衝向室外）

秦禹：真是好禮貌啊。

嵐：你不就喜歡這一種？送了那麼多禮物，她什麼時候搭理過你？

秦禹：她到底有多討厭男人？還有得救嗎？

嵐：誰知道？見到男人跟見到鬼一樣。她要再不拿到鑑札，怕我也保不了她……
看什麼？

秦禹：如果這次扮女裝的是我，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接近萌珠兒了。

嵐：說什麼廢話！是想被逮捕嗎？

秦禹：啊……桃花泣血記，很好聽。

（嵐瞪了秦禹一眼。嵐將原本綁正的腰帶扯鬆，換了一個舒適但有點粗魯的坐姿）

嵐：又濕又熱，穿這種衣服真是找麻煩。說吧，然後呢？

秦禹：在表町那邊有幾家股票店，我們先找一家不大不小的股票店，然後，用「同名」來混淆視聽。

嵐：同名？

場 07

景：金川證券社外、街道上、日本商家

出場人物：老羊、建築工人數名、冏仔工數名、大掌櫃

（街道上刻的道路木牌是明石町）

（一群工人在一家店面裝修。一名工人將金川證券社的招牌掛上）

老羊：歪了！歪了！你是不會看喔！

（老羊將手上的煙管敲上工人的頭。緊張的工人連忙將招牌扶正）

秦禹：（OS）股票社都是透過拉機歐來收聽東京的股票消息，一般來說都不是直接跟日本交易所下單，買進賣出都只是股票店跟顧客間的對賭輸贏……

（一台拉機歐放在店中最明顯的地方）

（幾名冏仔工在牆旁的木板桌上，一筆一畫字跡歪斜的抄寫收盤行情單）

嵐：（OS）可是除了玩票性質的日本人外，根本就少有大商人會在股票店買股票。

秦禹：（OS）所以我們要放出消息，得知那些股票會漲，以電報的方式讓金川日本總店去做下單的動作。讓這些商人相信，日本的股票實買實賣，只是交易提前，在知曉哪支會漲停的前提下先做下單的動作。

（冏仔工到處跑著，將抄寫好的收盤行情單放進一些商家的櫃台上。放完就跑）

（商家的大掌櫃疑惑的看著收盤單）

秦禹：（OS）我們要從有跟宮野商行的日本貿易商下手。

場 08

景：日本商行

出場人物：日本商人、大掌櫃

（一名日本商人經過櫃檯邊，順手拿起了收盤單觀看）

（收盤單翻過來，上頭寫著 明石町「金川證券社台灣支店」-可用電報跟東京金川證券社下單）

日本商人：（日）金川證券？真的是東京都那家的支店喔？

大掌櫃：（日）應該沒錯……記得這家證券商好像也開了幾年，不過……不上不下，生意沒很差也沒很好。

日本商人：（日）電報下單？新的銷售手法嗎？

（日本商人不是很在意的將收盤單折起，放進衣袖當中）

場 09

景：カフェ・ライオン珈琲館

出場人物：何均霖、久松（子）、日本青年數名、酒保、女給數名、客人數名

（不甚明亮的珈琲館中看似安靜，卻又很許多客人的交談聲低低瀰漫在其中。爵士樂曲透過一台百合喇叭的蓄音器緩緩地流瀉而出）

（數名年輕貌美的女給，梳著日式髮髻，穿著和服，並於和服外兜罩著白色圍裙，在客席間招待送餐，也有數名女給是陪著顧客在桌邊喝著珈琲聊天）

久松：（日）昨天我在賽馬場那邊，輸了不少，噢！這該死的馬報，沒有一篇分析是能聽的！

日本青年 1：（日）哎唷，這種小報就是呼嚨你這種人的，不然分析有道理，我們全部就都賺大錢了。

日本青年 2：（日）就沒有什麼樣的可靠消息嗎？

何均霖：（日）有喔，我有些門道喔。

（一群日本青年轉頭看向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何均霖）

久松：（日）哟！何桑！（對其他友人說）宮野老頭認識的。

眾青年：（日）你好，初次見面……

久松：（日）你來說說，你有什麼樣的小道消息？

何均霖：（低聲）（日）有些手段，偶一為之，可以。我倒是有辦法可以買通飼馬員，只是就是不便宜，但是贏的賭金能翻十倍……

(一群青年將何均霖緊緊圍住，全都屏氣凝神的聽他私底下的門道)

場 10

景：街道上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正治、書屋老闆、巡查兩名

(書屋外，擺放著銷售的雜誌書刊。架上最明顯之處放置著與介紹藝姐相關的雜誌跟明信片)

(宮野正治站在刊架前，翻找著雜誌與明信片。翻了幾下，宮野皺眉，他又拿起《三六九小報》，尋找其中刊登的「花叢小記」專欄，看了一眼後，正治用力嘆了口氣)

(書屋主人走了出來，拿著雞毛撻子在正治身邊撻呀撻，揚起若有似無的灰塵)

(正治用手揮了揮，將小報摺好用力塞回架上)

宮野正治：店主，你這邊藝姐的雜誌就這邊嗎？裡面有沒有私藏啊？

(店主瞟看宮野正治一眼，將雞毛撻子揮的更用力，然後就進屋去了)

(宮野正治被噙的咳嗽連連)

宮野正治：(日)咳……咳……這該死的老傢伙……

何均霖：這位先生……我們在江山樓見過面吧？

(何均霖站在宮野正治身旁，關心地傾頭細問)

(宮野正治看向何均霖，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努力回想，才好像想起這個人)

宮野正治：啊……啊……好像……有印象。

(何均霖幫忙撻去宮野正治肩頭上的灰塵，一邊撻，一邊目光銳利的計算著宮野從頭到腳身上的行頭價值，非常確定他是富家子弟)

何均霖：還好吧？書屋主人是在跟您過不去嗎？

宮野正治：啊……哎……別說了。我還要去別家書屋看看，一道……走？

何均霖：好。

(何均霖與宮野正治一同並肩走在路上，宮野正治一路上如果遇見藝姐打扮的女子，就會對其多看幾眼)

何均霖：這位先生剛剛您……

宮野正治：我想起來了！我看過你，真的想起來了！

何均霖：呃……那剛剛說的有印象……

宮野正治：嵐小姐有出席的那一場江山樓酒宴對不對？

何均霖：……對。

宮野正治：真是不好意思，當時我眼中就只有嵐小姐，要不是你跟老頭子聊得很愉快讓我還算有點印象，不然估計我都不會記得席宴上的人。

何均霖：老頭子……

宮野正治：宮野老頭嘛！你也見過嵐小姐了，覺得如何？她的容貌她的歌聲，在大稻埕一帶的藝姐應該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吧，可是你知道嗎？那些評論藝姐的雜誌跟明信片，竟然都沒有嵐小姐，這不行，我要去雜誌社抗議一下了。

何均霖：所以你剛剛才……

（兩人走到另一間書屋，宮野正治停步看著藝姐明信片，何均霖也在他身後停下）

宮野正治：你想，我對雜誌社出錢的話，嵐小姐的相片是不是能擺滿這整片架子？

何均霖：先生您對嵐小姐的用情……很深吶。

宮野正治：這樣的女子我第一次見到，見過她之後我……不怕你見笑，我對她真的是日思夜想。

（何均霖不禁低頭竊笑，卻馬上正色收笑容）

宮野正治：尤其她的歌聲，雖不像時下一般女子細膩溫婉，但是略帶著沙啞的嗓音卻有獨特的氣韻，讓人格外心動……非常……有魅力……

（何均霖又忍俊不住，瞥臉笑了幾下，但連忙用手擋去笑容）

宮野正治：對了，我記得，您好像是位辯士，像老頭子很賞識的詹辯士，他就為了電影寫歌詞……

（兩位日本巡查經過，其中一位看到書屋前的宮野正治，慢下腳步用手臂撞撞同僚。兩名巡查不約而同停下腳步，正巧宮野正治也轉過身來，看見兩位巡查）

巡查：（日）宮野先生。

（宮野正治對著兩位巡查微微點頭。兩位巡查向宮野打過招呼之後就繼續向前巡查街道）

（聽到稱呼的何均霖不禁呆了呆）

宮野正治：能夠為電影做辯士的，文采應該很不錯……

何均霖：先生，不好意思敝人還沒有自我介紹，在下姓何，名叫何均霖，不知先生如何稱呼？

宮野正治：你都參加過宴會了，不知道宮野那老頭子……是我父親嗎？

（何均霖宛若五雷轟頂般呆滯在原地）

場 11

景：鳳凰堂中藥行

出場人物：柳霧、老羊、伙計

（柳霧走進鳳凰堂中藥行，對著櫃上的伙計打了聲招呼，就熟門熟路的掀開門簾向內室走去）

（進了內室的柳霧對著架上的瓷器物品東摸西碰，他摸摸看看間拿起了一個懷錶，打開對著錶面仔細看著）

（老羊掀開門簾走了進來）

老羊：來啦，秦禹都跟你說了計畫了吧？有哪邊不清楚不懂要問的？

柳霧：還好，還能夠理解。您說……這次能入多少帳？

老羊：沒有數十萬也有數萬吧？

柳霧：真能這麼多？他不過是個貿易商人……

老羊：宮野家軍政關係好，你沒見到他還有個當檢察官的兒子？從蔗糖到木材稻米茶葉舶來品，宮野家涉足的多了去，真要能榨他個十來萬也不算太多了。

柳霧：哇……

老羊：宮野家底細摸得怎麼樣了？

柳霧：檢察官兒子，見到了。

老羊：怎樣？

柳霧：雖然還不算下流，不過真是個風流子啊，迷我迷得要死，如果我是姑娘家，金盆洗手給他做妾算了。

老羊：男人也能做外室啊。

柳霧：去你娘的！要做你自己做。

老羊：去去去，我老娘早去投胎了。秦禹他……你們真確定是宮野家？

柳霧：誰知道呢？

老羊：不確定也無所謂，對我們來說哪家都一樣，對吧？

（柳霧不置可否地聳聳肩，向老羊擺了擺手要向外走去）

老羊：欸！東西放下再走。

（柳霧掀開了門簾，回頭看向老羊）

柳霧：多謝，下回見啦……

（話還沒說完，柳霧就一溜煙地跑走）

老羊：這死孩子，那個價值一百多圓耶……

場 12

景：巷弄

出場人物：柳霧、秦禹

（柳霧甩著手中的銀色懷錶，哼著流行歌曲走到藝姐間附近，就看到等在街頭的秦禹）

（柳霧正要伸手打招呼，已經看到柳霧的秦禹快步走來，一把將柳霧拉離大街，兩人來到骯髒偏僻的窄小巷弄間。秦禹左右探看，確定前後巷子都沒人才停步將拉著柳霧的手放開）

（柳霧抖著被拉疼的手，一邊將懷錶甩向秦禹的胸前）

柳霧：好東西，送你。

（秦禹接下懷錶，看都不看就將東西放進口袋中）

秦禹：那天在江山樓彈琴的那個，宮野正治，他是宮野平喜的兒子！

柳霧：我知道他是宮野的兒子，找他下手再好不過了不是嗎？

秦禹：他是檢察官你知道嗎？

柳霧：是知道啊，然後呢？

秦禹：你……他……

柳霧：那天你也看到，他迷我迷得不得了，如果要透過他鼓吹宮野平喜，這不是最快最有效的辦法嗎？

秦禹：你、你以為檢察官都是當假的嗎？對犯罪案的嗅覺神經肯定比一般人來的敏銳，如果被他發現馬腳……

柳霧：不要露出馬腳就行了不是嗎？……你在怕什麼？

秦禹：不是害怕，我們要騙的，只有宮野平喜……

柳霧：你……（氣極反笑）你騙了宮野平喜，難道宮野正治就能幸免於難、絲毫不受到影響嗎？你騙的是宮野平喜，哪天被揭穿了的話，宮野正治就不會想要把你抓進大牢剝了你的皮嗎？

柳霧：你見到了宮野正治？

秦禹：嗯……我只是……只是……

柳霧：只是怎樣？

秦禹：……一時急了，覺得這樣風險太大。

柳霧：哪個騙子冒的風險會小？你騙的不是他他也不會饒過你。好了？沒事了吧？
走吧？

（柳霧硬是勾著秦禹的肩頭向外走）

柳霧：真該死的高，你這樣扮女人也會有人喜歡實在很傷我自尊。

秦禹：能少跟他來往就少來往，知道嗎？

柳霧：知道知道知道，有夠囉嗦……

（兩人叨叨絮絮地向外走，聲音漸漸減小遠去）

場 13

景：宮野宅邸宴客廳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平喜、女傭、放映師、宮野正治

（在日式的宴客廳中，專業的電影放映器立在牆邊正在放映著，室內遮蔽昏暗，
宮野平喜坐在螢幕前認真的看著電影）

（螢幕白牆邊，何均霖正用流暢的日文講解著默片內容。宮野平喜聽得認真，還
不時跟著劇情講解被逗得哈哈大笑）

（影片播畢，放映師從角落閃出，快速地收拾著放映機。女傭將紙門上擋光的黑
布拆了下來，室內瞬間變得明亮）

（宮野平喜滿意的朝何均霖招招手，拍拍面前坐墊讓他坐下）

（何均霖恭敬的在坐墊上跪坐）

（宮野平喜倒了杯茶，放到何均霖面前，他謹慎地伸手接下）

何均霖：謝謝宮野桑，今天講解的您還滿意嗎？

宮野正治：（OS）台灣還有比何桑更好的日文辯士嗎？

（宮野正治的聲音突然響起，何均霖與宮野平喜一同看向聲音來源。紙窗外倒映
著一個黑色身影，宮野正治唰地一聲拉開紙門。他大步地跨了進來，逕自在何
均霖與平喜之間盤腿坐了下來）

（沒有想到宮野正治會突然出現的何均霖表情有點僵硬，他勉強向宮野正治微笑
打招呼）

宮野平喜：檢察署今天這麼早就下班了？

宮野正治：下午都開庭，判決的比想像中快，我就申請外差，溜回家。

宮野平喜：哼！是那個藝姐正好不在，你才會乖乖回家的吧！

宮野正治：哎唷，父親大人，有客人在你就別掀我底嘛！

宮野平喜：要贖身，就用自己的薪餉，別想把腦筋動到我身上來。

宮野正治：父親大人……父親大人最近心情很好吧？本來都想從內地請來日文辯士，沒想到台灣就有何辯士，口才又好，父親大人很心花怒放吧？

宮野平喜：說什麼鬼話……

何均霖：謝謝宮野先生的賞識，今天的講辯結束，那我就先離開了……

（何均霖趁著宮野父子對話告一段落時，趕緊起身向兩人告離）

宮野正治：急著走嗎？

何均霖：欸？那個……我有……

宮野正治：跟你聊一下好嗎？

（宮野正治俐落地起身，一把拉著何均霖的手臂，一腳踢開紙門，就這樣將跌跌撞撞的何均霖強帶出宴客廳）

何均霖：咦？欸？我……宮野正治桑……

（宮野平喜又泡了杯茶。將紙門緩緩推上，把何均霖跟正治的聲音隔絕在門外）

場 14

景：宮野正治書房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正治、女傭

（何均霖跟著宮野正治來到他的書房，一進到書房中，宮野正治就放了片黑膠唱片到蓄音器上，調了調聲音大小，台語流行歌的歌曲就迴盪在書房間）

（何均霖趁著宮野正治在播放音樂時，不動聲色的打量這間書房，除了牆面上的時鐘和桌面上的文具是舶來品，其他多餘的擺飾都沒有）

（環繞三面的書架上有滿滿的兩面全是書，另一面卻都是數不清的黑膠唱片）

何均霖：（低聲喃喃）過的這麼好……

宮野正治：大多數的書，我都沒看過，尤其是德文的，有看過目錄就不錯了。

何均霖：既然不會去看，擺放這麼多書做什麼？

宮野正治：我老爹放的，充場面吧我想，不然明明自己的兒子是檢察官，書房空蕩蕩只有唱片，誰也不會相信我檢察官是靠實力考上的。

何均霖：就算有這麼多書，不相信的人還是不會相信不是嗎？

宮野正治：欸你這個人，說話別這麼老實好嗎？

何均霖：不好意思唷。

宮野正治：聽起來挺沒誠意的……

女傭：少爺。

（女傭端著托盤進書房，將兩杯玻璃杯飲料放在矮桌上，接著躬身退了出去）

（宮野正治拿起一杯飲料遞給何均霖。何均霖看著玻璃杯中乳白色的液體，有些遲疑的接下）

（宮野正治拿起另一杯飲料，喝下一大口。然後看著小心翼翼嗅聞的何均霖。感受到宮野正治的目光，何均霖緩緩地輕啜了一小口，酸甜冰涼的滋味湧入口中，出乎意料的味道讓他眼睛一亮）

宮野正治：珈爾比斯（可爾必思），大多數的人第一次喝都會有點不習慣，酸酸的，好像餓掉一樣。

何均霖：不會，我倒認為挺好喝的。

宮野正治：真巧，感覺……我們挺處得來的。

（宮野正治放下杯子，走到蓄音器旁，拿起了一個提袋轉身拿給何均霖）

宮野正治：家裡有蓄音器吧？

（何均霖看向提袋，提袋中裝了數十片的台語流行歌黑膠唱盤，他疑惑的看向宮野正治）

宮野正治：別太有負擔，就算是借你的，認真聽，好好感受一下歌曲吧。

何均霖：……為什麼？

宮野正治：就……為了讓我們有共通語言吧，別問那麼多，聽就是了，下次見面我會抽問喔。

（笑得燦爛的宮野正治，與明顯疑惑的何均霖，兩方表情有著明顯的對比）

場 15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秦禹、嵐

（嵐將窗戶打開，一陣涼風吹拂，窗簷邊的桃花風鈴叮叮作響）

（唱盤在蓄音器上旋轉，一首首的流行歌在空氣間流轉）

歌曲：唱出只歌分你聽，雪梅做人真端正，甘心為君守清節，人所傳好名聲，勸你列位注意聽，聽我雪梅只所行，不可學人討契兄，無翁婿生子敗名聲……

(秦禹靠坐在窗邊，看著手抄的歌詞)

(嵐端了一壺清酒，坐到秦禹身邊，喝了一口後，跟著歌曲唱了起來)

嵐：正月算來人迎紅，滿街人馬鬧蒼蒼，前街鬧熱透後巷，人恰人看迎翁，呆命
雪梅守空房，十七十八不嫁翁，目滓流落日暈紅，堅心守商輅親像人……

(秦禹拿過嵐手中的酒壺，以口就壺喝了一大口酒，清冽爽辣的味道讓他皺了眉
頭。秦禹看向窗外黑漆漆的夜空，今晚的夜空中沒有星光)

(嵐清亮的歌聲隨著夜風飄盪在整條藝妲間)

場 16

景：珈琲館

出場人物：何均霖、宮野正治、望月立鶴、環境人物數名

(何均霖推開珈琲館玻璃門。珈琲館靠近吧檯邊有一座白色立式鋼琴，宮野正治
正低頭與一名坐在鋼琴前的男子交談)

(聽見珈琲館玻璃門的鈴鐺響，宮野正治抬起頭來，看見何均霖進門，伸手向他
了招。何均霖走到宮野正治身邊)

何均霖：上次那些唱片我還沒……

宮野正治：會看西洋樂譜嗎？

何均霖：稍微看得懂……

(坐在鋼琴前的男子站起身，轉向何均霖，朝他伸出手)

望月立鶴：在下望月立鶴。何辯士是吧？很高興見到你。

(何均霖有點不知所以的也出手跟望月立鶴握手)

何均霖：是……我是，您好。

宮野正治：這是我朋友，留學歐洲學音樂的，他現在是作曲家，我們想召集一些
志同道合的夥伴，製作流行歌曲。

何均霖：宮野先生，你不是檢察官嗎？

宮野正治：那又如何？法律沒規定不能做吧？

(宮野正治將鋼琴上一份樂譜拿給何均霖)

宮野正治：填詞試試看。

何均霖：所以上次才會拿那麼多唱片叫我回去聽。

宮野正治：南管、北管，那些古曲都是有一定階層的人才會聽的，如果想要把歌曲廣為流傳的話，一定要靠流行歌曲，我相信不用再過多久，絕對可以迎來流行歌的黃金時代。

何均霖：迎來之後呢？

望月立鶴：成就感。每個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那種成就感，把所有的人都用歌曲故事洗腦的那種成就感。

（何均霖看著表情很真摯認真不像是在開玩笑的望月立鶴與宮野正治，再看向手中的樂譜，有一種想做什麼的想法油然而生。他微笑點頭同意）

場 17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秦禹、嵐、萌珠

（秦禹一開門，就看見嵐在擺弄著黑膠唱盤，萌珠坐在嵐身邊，一張一張看著唱盤上的歌詞。一聽到開門聲，萌珠看見秦禹進門，馬上就擺了一張不耐煩的臉）

萌珠：死小破呢？怎麼就這樣隨便放人上來？

（秦禹脫了鞋踩上榻榻米，走到萌珠面前坐下）

秦禹：喜歡聽唱片嗎？哪一首流行歌是妳最喜歡的？

萌珠：哼。

秦禹：雖然沒有鑑札，但是陪客聊天喝酒也是可以的吧？陪我喝一杯怎麼樣？

萌珠：你！

嵐：萌珠！萌珠妳先下去吧。

（萌珠小心翼翼地吧唱盤放回桌面上，然後瞪了秦禹一眼氣呼呼踩著重重腳步離開嵐的房間）

嵐：何必這麼說？她已經夠鬧心的了。

秦禹：其實我真挺喜歡她，但她就是這麼不待見我，我也挺煩心的。

嵐：去找別的女人比較快吧。

（秦禹翻看著矮几邊散落的幾本書籍。其中有幾本日文小說，秦禹將一本《金色夜叉》拿起來翻閱）

秦禹：金色夜叉？妳日本語有好到能看懂？

嵐：有人解說的話，大致還能看得懂。

秦禹：除了到酒宴上，宮野正治那傢伙也會來這裡？

（嵐整理唱盤的手停下，看向秦禹）

秦禹：我……還是覺得不太好，檢察官跟詐騙犯這麼接近……

嵐：越親近越不會起疑心。

秦禹：所以，他對你是真心的嗎？

（秦禹坐正身體，直視著嵐的雙眼。對他而言，詐騙宮野家的事情似乎已經開始走樣）

嵐：其實越真心我越安全，沒有人會輕易地去相信自己心儀的人會是個騙子，愛情會讓雙眼被蒙蔽。

（秦禹沉默不語）

嵐：你動搖了。

秦禹：……我只是覺得，騙取金錢無所謂，但是不應該去騙人心……

（嵐起身，走到榻榻米外，穿上木屐。他走到門邊時，沒有回頭地對秦禹說道：

嵐：好好考慮下，過不去心裡那關就退出吧。

場 18

景：江山樓

出場人物：何均霖、商人（騙子）、宮野平喜、女侍

（一名西裝畢挺的商人，獨自坐在酒樓中靠窗的位置，慢條斯理地啜飲著酒）

何均霖：這麼悠閒？什麼時候回國的？

（何均霖在商人桌前坐下）

（商人伸手向女侍要了一個酒杯。酒杯送上，商人在杯中倒了滿滿一杯酒）

商人：上週。內地呀……真是個好地方，燈紅酒綠，搞得我都不想回來了。

何均霖：你是去做買賣還是花天酒地的？

商人：台灣的藝姐間，還是比不上內地的吉原。你在那邊唸書的時候去過嗎？

何均霖：嘖！我又不是你！

商人：呵呵呵，那就肯定是有的啦！還好……還好我這次多賺了些，啊～不過在吉原貢獻了也不少就是了，哈哈。

何均霖：這次售出的貨品價格有上漲嗎？

商人：倒沒有，只是商品完售，一件不留。還有就是……（低聲）我換保險公司了，這次出船，保險金少繳了好多。

（商人把手指頭在眼前搓了搓）

何均霖：保險費少繳，這公司可信嗎？不會萬一出事負責人就跑了吧？

商人：不是……你還記得儒遠叔，在高雄州港口開萬壽船運保險公司的那個，他到基隆港開了間保險支部，榮町那邊還有間店面耶。

何均霖：是嗎？那就可以安心了。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在高雄這麼一大間公司可是跑不掉。

商人：這可不是……

何均霖：那請我吃頓好吃的吧！

商人：開什麼玩笑，我們去藝姐間。

何均霖：不是說比不上吉原？

商人：有總比沒好。

（兩人起身並肩走出酒樓）

（原本座位不遠處的地方，宮野平喜的身影出現）

場 19

景：宮野平喜書房

出場人物：宮野平喜、森田

（森田將一疊資料放在宮野平喜桌前，宮野平喜翻看著文件資料）

宮野平喜：打聽到了嗎？

森田：透過當地警察署調查，萬壽保險公司確有所，已經開設十多年，風評不錯。我也到差人榮町去詢問過，因為是在北部新設支部，所以最近出航的船隻保險金有折扣，權當宣傳……老爺，如果要換保險公司，還要去說服股東，我們原先的保險公司與股東有些牽連，要說服不是件容易事。

宮野平喜：要從別人眼前取走利益，這本來就不是件容易事。對了，何家，消息如何？

森田：是，何家在府城的確是百年大戶，何家三少爺據說在東京的美術學校就學。

宮野平喜：哎呀，真是生了個好兒子呀！不過連兒子跑了都不知道，這父母當得倒是極好的呀！

（宮野平喜將資料重重丟放到桌面）

宮野平喜：幫我在江山樓訂位，然後通知股東過來。

森田：是。

場 20

景：永樂座電影院後門

出場人物：何均霖、黑衣人數名

（永樂座電影放映結束，等到人潮散場之後，何均霖才緩緩從後門走出。他才走出沒幾步路，幾名黑衣人就朝他靠近）

黑衣人：何辯士嗎？

（何均霖緩下腳步，他心生警惕，退後了幾步，眼看不對他立刻拔腿就跑）

（他一跑黑衣人也緊追而上，黑衣人的速度很快，沒跑幾條街何均霖就被逮住。

黑衣人緊緊將他抓牢）

場 21

景：錄音室

出場人物：何均霖、嵐、宮野正治、望月立鶴、黑衣人數名、環境人物數名

（黑衣人架著何均霖進了屋內）

何均霖：是誰派你們來抓我，好歹讓我心裡有底，說啊！

（何均霖一邊掙扎著，一邊卻看到屋內的人都非流氓狀，反而多是年輕文人，還有數名穿著洋裝的女性。他呆愣住，任由黑衣人將他帶到一間房間）

（房間一開啟，裡面竟是間錄音室，宮野正治、嵐、望月立鶴都在裡面。三人訝異地看著被架住的何均霖）

（宮野正治最先醒悟過來，急急向前拉過何均霖）

宮野正治：怎麼把人這樣請過來？

黑衣人：不是要快速秘密地將人帶過來，還要不讓對方知曉，驚喜！

（得到人身自由的何均霖鬆鬆被抓僵硬的手臂，無言地看著宮野正治）

望月立鶴：哇！是驚悚驚恐，而不是驚喜吧！

（宮野正治擺擺手讓手下離開，扶著額轉看何均霖）

宮野正治：沒哪裡受傷吧？

何均霖：內心受了很大傷害！

宮野正治：對閣下您感到非常抱歉……

何均霖：嵐小姐？望月先生？

（宮野正治拉著何均霖環看整間錄音室，錄音間、播音器、錄製設備一應俱全）

宮野正治：還不錯吧？音樂已經先錄製好了，今天要來錄製嵐小姐的歌聲，怎樣！
surprise！

（何均霖目光灼灼地看向嵐。嵐有點心虛的避開了何均霖的眼神視線）

宮野正治：嵐小姐這首《雨夜情歌》，知道嗎？是何先生作詞的唷！

（原本避開視線的嵐一聽到宮野正治的話，馬上轉看向何均霖，換何均霖默默地將眼神移開）

（明顯感覺到氣氛怪怪的宮野正治和望月立鶴，兩個人看向嵐，又看向何均霖，到最後兩人互看了下，聳肩表示不能理解）

場 22

景：錄音間

出場人物：何均霖、嵐、宮野正治、望月立鶴

（錄音室內嵐唱著歌曲）

（錄音室外望月操作著錄音設備。何均霖和宮野正治專注地看著玻璃錄音室內的嵐）

宮野正治：沒事吧？你的反應好像不太對。

何均霖：我沒想到你真的要錄製唱片，還找藝姐來錄音……

宮野正治：沒人說藝姐就不能夠當歌手，這不是單純錄製，應該會透過唱片公司發行。

何均霖：嵐小姐，他知道……唱片會發行嗎？

宮野正治：我只跟她說，我們想試錄音，請她來幫忙演唱。何兄你先別跟她說，我想給她一個驚喜……

（歌曲唱結束後，嵐向著玻璃間外的三個人揮手）

（宮野正治也笑著大大揮手回應。望月朝嵐比出了大拇指。何均霖則是帶著憂黯的表情看向嵐）

(看見何均霖表情的嵐，原本欣喜的笑容凝結在臉上)

場 23

景：秦禹房間

出場人物：秦禹、柳霧

(秦禹趴在窗邊，手上拿著一壺酒，他將酒壺向天際敬了一下，然後喝了一口酒。

他低低哼著曲調，旋律是白日錄音室中嵐唱的歌曲)

(沒有敲門聲，房門突然被開啟。秦禹沒有回頭看。柳霧沉默地走進室內，反手將房門關闔上)

柳霧：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你放棄了，老羊不會饒過你的。

秦禹：我沒有要退出。

柳霧：我們兄弟這麼多年，頭一回，我不能理解你在想什麼。

秦禹：宮野是真心喜歡上你了。

柳霧：哎唷！我之前說他迷我迷得要死，那是在開玩笑的啦！哪個富家少爺會對藝姐動真感情，我也就不過說說而已。

(柳霧拉了張凳子坐到秦禹身邊，跟他一同趴在窗台邊看月亮)

柳霧：別說我去幫他唱歌，你都還替他作詞我都沒有怪你耶。

秦禹：如果早知道要讓你唱，打死我都不寫。

柳霧：你把他當朋友了？

秦禹：沒有。

柳霧：回答得太快了。

(柳霧拿過秦禹手中的酒，飲了一口)

柳霧：這酒，真糟。

場 24

景：宮野宅邸宴客廳

出場人物：宮野平喜、宮野正治、久松（父）、日本商人數名

(宴會室中擺了長桌，宮野平喜和一些日本商人在吃飯飲酒聊天)

久松：(日)有沒有聽說，有些內地的公司已經得標博覽會的建設，他們股票……好像……不錯……

宮野平喜：(日)萬國博覽會？

久松：（日）內定的商家，早就在籌備了，只是消息還沒有外傳，所以所屬股票，還沒有動作呢。

日本商人 1：（日）消息確定嗎？

日本商人 2：（日）內地傳來的，我有差人打電報詢問，好像是真的。

日本商人 1：（日）那我們要怎麼托買？打電報給內地交易所？

久松：（日）不用不用，我知道一家內地證券的支部，聽說可以很快的處理交易……

（宮野正治走進宴會室，先向著股東打招呼，才落坐在長桌尾端。他一邊吃著酒，一邊聽著眾人的股票消息）

場 25

景：金川證券社

出場人物：森田、老羊

（拉機歐中播放著日本股市的漲跌停狀況）

（森田在櫃台邊填寫著所要購買的股票資料。填好後將資料與紙鈔一同交給老羊）

老羊：宮野？宮野商行的那個宮野？

森田：是的。

老羊：喔，大商家耶，您放心，消息一出來我會親自到商行去跟您報備通知的。

森田：那就麻煩您了。

（森田出了證券行後坐上汽車離開）

老羊：誰來幫我跑個腿……

場 26

景：街道上、嵐房間、辯士休息室

出場人物：囡仔工、嵐、何均霖

（一個囡仔工從金川證券行跑出，一路跑向藝姐間還有永樂座送信）

（在藝姐間的嵐跟辯士休息室的何均霖展信一看後，不約而同都將信燒毀）

場 27

景：檢察官辦公室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

（宮野正治將一張黑膠唱片從空白封面的紙套中取出，放到蓄音器上面，調整好唱針後，嵐的歌聲緩緩流洩而出）

（宮野正治雙手環胸滿意地閉眼傾聽，他隨著音樂輕輕點著頭，腳尖點著拍子，不自覺地跟著輕哼起《雨夜情歌》）

(辦公桌面上放滿了起訴文件)

(牆上布告欄上貼滿了公文，一陣風從窗口吹進，一張南部男性詐欺通緝犯的畫像隨著風擺動著)

場 28

景：藝姐間一樓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萌珠

(宮野正治抱著一疊空白封面的黑膠唱盤，來到藝姐間。他才跨進一樓，萌珠急急從裏屋衝出來)

宮野正治：嵐小姐在樓上吧，麻煩幫我通報一下。

萌珠：姐姐人不爽俐，你改天再來。

宮野正治：啊，她很不舒服嗎？

萌珠：對，所以趕緊走！

宮野正治：送妳一張《雨夜情歌》，嵐小姐唱的喔。

場 29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嵐、宮野正治

(嵐慵懶地坐在床榻上，潔白的裏衣外披了件淡色外衫)

(宮野正治在榻榻米上坐下，他將一疊唱片放到嵐的床邊)

宮野正治：身體還好吧？要不我請認識的醫生來幫妳看看？

嵐：多謝好意，已經好多了。這是？

宮野正治：那天妳錄製的曲子。

嵐：不是只是試唱歌曲？怎麼做成唱盤了？

宮野正治：我已經給唱片公司試聽，他們有意出版妳的唱片。

(嵐震驚地看著宮野正治。他不敢置信的緊緊握住手中的唱盤)

宮野正治：不信嗎？

嵐：不，我信……

(宮野正治小心地看著嵐的臉色，然後從懷中拿出一個小錦盒，打開裡面放的是一雙金手鐲，他將錦盒放到嵐的面前)

宮野正治：我想替妳贖身。

嵐：藝姐……能被贖身，能當妾或外室，就是天大的福份了。

宮野正治：只要妳答應跟我在一起，我娶妳當妻。我父親反對的話，我們就到國外去結婚。

（嵐低頭不語）

場 30

景：嵐房間、房間門外

出場人物：嵐、萌珠、秦禹

萌珠：早知道那個壞傢伙要拐姐姐走，我就不收下他的唱盤了……姐姐，我會聽話，會幫妳做所有的家事洗所有的衣服，我就是妳的查某間仔，妳可以帶我一起離開嗎？

（嵐還是沉默，眼神中就像死去般無生氣）

（萌珠抱著膝，開始低聲的啜泣）

（房門外，秦禹站在樓梯上，房間內傳出一陣陣的哭泣聲。秦禹低著頭，走下了階梯）

場 31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嵐、秦禹

（窗外淅瀝瀝下著雨，蓄音器轉動著，嵐錄製的《雨夜情歌》低聲悠揚在空氣中，隨著雨聲，歌曲變得模糊不清）

（秦禹推開門進來，脫了鞋走上榻榻米，他將嵐拉離開窗邊，將一包藥丟在嵐的膝上，把窗戶關闔）

秦禹：胃痛老毛病，趕緊吃藥吧。

嵐：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秦禹：如果是唱片，他說要給你一個驚喜。

嵐：不是唱片。

秦禹：……我不知道，他沒跟我提。

嵐：把唱盤停下。

秦禹：胃還痛嗎？

嵐：胸口疼。

秦禹：你……不會是真喜歡上他了吧？

嵐：我不是因為喜歡上他而心痛，而是因為沒有喜歡上他才心痛。這樣好的人，怎麼我就沒有喜歡上呢？

秦禹：很慶幸你沒有心動啊。

嵐：那你呢？

秦禹：對誰？

嵐：你說呢？

秦禹：……萌珠恨不得我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再也不要出現在你面前。

秦禹：老羊差不多要準備出擊了，你想去哪裡？

嵐：歐洲。

秦禹：好，我去買船票。

場 32

景：宮野商行

出場人物：老羊

（老羊親自將股票賺的錢送去宮野商行）

場 33

景：宮野平喜書房

出場人物：宮野平喜、森田

（森田將一疊信封袋裝著的鈔票送到宮野平喜面前）

（宮野平喜笑著點算著金額）

（宮野平喜從抽屜拿出更大一疊鈔票，遞給森田）

場 34

景：宮野平喜書房

出場人物：宮野平喜、社長、律師

（萬壽保險公司的社長、宮野平喜、律師，三人一起坐在桌邊）

（律師將中日文各一份的合約詳細地看過一次，對著宮野平喜點頭）

（宮野平喜在合約上簽下姓名）

場 35

景：基隆港口

出場人物：碼頭工人

（基隆港口外，一箱箱的貨物被搬上宮野商號的船）

場 36

景：宮野宅邸門前、宮野正治書房

出場人物：囡仔工、僕人、女傭

（一個囡仔工跑到宮野宅邸前，把一個封套唱盤給了看門的僕人）

（女傭將封套唱盤放到宮野正治的書桌上）

場 37

景：檢察官辦公室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檢察總長、差役

（檢察官署依舊忙忙碌碌，不斷有差役將公文送進送出）

（辦公室外傳來吵鬧雜亂的聲響）

（留著山羊鬍鬚的檢察總長急忙忙神色擔憂地走了進來）

檢察總長：（日）宮野檢察官，你趕緊回家去一趟，聽說宮野商行的船在海上被劫走。

（宮野正治倏地站起，撞倒了身後的椅子。他將手中的公文抓皺，心中湧起非常不好的預感）

場 38

景：井川證券社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警察數名、老頭、客人數名

（宮野正治帶著大批警察來到證券社前。證券社裡面有幾位中年人圍著拉機歐聽著日本股票行情。見到拿著警棍的警察湧入，一群人全都嚇的縮在牆邊）

宮野正治：負責人在哪？把他叫出來！

老頭：我就是這裡的負責人。

宮野正治：不是說負責人逃逸……

（宮野正治把手中的公文攤開來。老頭與一群警察也都圍看著）

警察：宮野檢察官，這裡是表町，不是明石町。

老頭：還有，我們證券社是井川，不是金川。

（宮野正治抬頭向外看，商店外掛著招牌果然是「井川證券社」）

場 39

景：萬壽保險公司

出場人物：森田、手下數名

（森田帶著宮野家的手下趕到榮町的萬壽保險公司）

（萬壽保險公司的大門深鎖。森田派人強撬門進去，公司內一片空蕩蕩，連桌椅都沒有，只有滿地的垃圾與灰塵）

（森田面對眼前的景象，驚呆）

場 40

景：海洋上

出場人物：船員數十名、海盜數十名

（大海上，數艘宮野商行的船隻並排航行在船道上）

（許多的小船航行快速地接近宮野船隻，很快的就將商船包圍）

（船上的船員紛紛要拿起武器，卻發現原本船上的槍枝都不見，全都被替換成竹刀竹劍等無殺傷力的武器。正當船員拿起竹刀劍要奮力一搏的同時，小船上的海盜全部舉起槍枝）

（商船上的船員對望一眼，毫無抵抗地丟下手中武器，舉起雙手，任憑宰割）

場 41

景：基隆港碼頭

出場人物：船員數十名、碼頭工人數名

（兩艘小船以人工方式划槳進了基隆港）

（小船上是被剝光衣服的宮野商行船隻上船員）

場 42

景：宮野商行

出場人物：宮野平喜、森田、股東數名、商船合夥人數名

（股東和商船合夥人大批湧入宮野商行，混亂中商行許多物品都被人亂搬走）

（宮野商行就像被蝗蟲過境一般，什麼也不剩）

場 43

景：永樂座電影院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戲院經理、環境人物

（宮野正治衝進戲院中，抓著來關切阻止的戲院經理）

宮野正治：何均霖那混蛋人呢！

（被抓著衣領快斷氣的戲院經理艱難地擠出話）

戲院經理：何、何辯士早、早就辭職了……

場 44

景：秦禹房間

出場人物：宮野正治

（宮野正治一把將門踹開，房內什麼私人物品都沒有）

（宮野正治氣憤地抓起椅子用力摔到牆上，木椅子被撞碎，木屑紛紛灑落，空氣中瀰漫煙塵一片）

(摔了椅子還不解氣，宮野正治不斷踢著桌子、床架、衣櫃。但是不論怎麼破壞都無法讓他冷靜)

(宮野正治抱著頭大吼一聲……)

場 45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嵐、萌珠

(嵐正急忙地收拾著行李，他把一些值錢的東西全都丟進籠箱中)

(萌珠在一旁不知所措，急的哭泣)

萌珠：姐姐……姐姐……妳倒是說說話啊！妳要去哪裡？是要去宮野先生家嗎？
為什麼妳都不跟我說話？

嵐：萌珠，我對不起妳。

萌珠：姐姐沒有對不起我，沒有要帶我過去沒關係……姐姐不要不理我……

嵐：萌珠啊，我……不要再叫我姐姐了。

萌珠：啊？

(嵐把假髮扯掉，露出頭上一頭俐落的短髮。接著把衣帶解開，和服拉扯開來，兩團假裝是女性胸部的棉布掉了下來，和服下的身體，是纖瘦精實的男人身體)

(萌珠摀著嘴不敢叫出聲，倒退了好幾步)

柳霧：我不是故意要騙妳，我是真的很喜歡妳，萌珠，如果妳願意接受我，那妳跟著我走好嗎？

(柳霧伸手拉著萌珠，萌珠尖叫一聲，用力甩開柳霧的手，跌跌撞撞頭也不回的奔出)

場 46

景：基隆港口

出場人物：秦禹、柳霧、萌珠、宮野正治、警察數名、登船客數名

(港口邊，大批警察在盤查)

(秦禹與柳霧戴上了帽子，黏上了假鬍子，兩個人故作鎮定的走向盤查站)

(正當他們兩個順利通過盤查，就要登上船時，柳霧忽然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

萌珠：姐姐……姐姐……不對……嵐哥哥……嵐哥哥你在哪邊？我錯了，我要跟你走，你在哪邊？我找不到你……是我錯了，對不起……對不起，你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哥哥……

(柳霧聽到萌珠失控混亂的哭喊，沒辦法再往登船的方向走)

(秦禹拉住他)

秦禹：也許有人認得她是跟在嵐身邊的查某嫻仔，你這樣過去很危險。

柳霧：那你叫我怎麼辦？她沒來找我就算了，但現在你要叫我怎麼樣一個人走！

秦禹：柳霧……

柳霧：拜託……那我先不走了，我帶著她躲一陣，然後……然後我再坐船去找你……拜託……我沒有辦法丟下她……

秦禹：我好像看到宮野正治了……

柳霧：哪個方向？

秦禹：我們分開製造一下混亂，你趁機把萌珠帶上船。

柳霧：那你呢？

秦禹：我跑得快，說不定能逃脫……

柳霧：那萬一……

秦禹：不管是誰不幸被抓，就忘了對方，不要想回去救。我們都答應彼此，要好好活下去，一定會有再見面的一天……

柳霧：秦禹……

(秦禹伸手用力將柳霧推倒在地，接著低垂著頭大叫了一聲：

秦禹：有扒手！抓賊呀！

(秦禹轉身就跑，逃跑過程中還故意撞倒幾位女性船客，引的尖叫聲從秦禹跑的路線向四處蔓延)

(盤查站的警察全都一窩蜂地追了上去，摔倒在地的柳霧趕緊爬起身，他跑到萌珠的身邊，一把握住了萌珠的手)

(萌珠驚看著柳霧，反手握住柳霧的手)

(兩人牽著手往登船處跑，眼見就快要接近船隻登船甲板，宮野正治一個箭步擋在他們面前)

萌珠：宮……宮……宮野……先生……

(柳霧把萌珠往身後拉，他警戒的看著眼前的宮野正治)

(宮野正治朝兩人一步步邁進，柳霧和萌珠一步步退後)

宮野正治：妳是不是還欠我一個回答？

柳霧：騙你，是我對不起你。

宮野正治：哇！真的是……台灣人真的很會騙人，厲害！難怪我會覺得在哪裡看過你，緝捕畫像啊……一路從南騙到北，你們真的是……

柳霧：放她走，完全不關她的事。

萌珠：不可以！我不要一個人，要走一起走！

宮野正治：看起來是真愛啊。

（宮野正治朝柳霧的脖子伸出手，以為就要被掐斃的柳霧用力閉上眼等待死亡的那一刻到來，卻沒想到宮野正治只是將手搭握在柳霧頸邊，大拇指輕輕滑過柳霧的喉結）

宮野正治：真的……是個男人啊。

（宮野正治原本搭在柳霧脖子上的手，舉起，然後揮下）

（清脆的巴掌聲響起，柳霧被打得頭一歪，萌珠嚇得尖叫了聲）

宮野正治：船要開了，快登船吧。

（開船的氣笛聲響起）

宮野正治：不是我不想抓你，是從今以後、這一生，我都不想再看到你。

柳霧：對不起，真心的，對不起。

（柳霧拉著萌珠快步登上了船）

（船員收起登船板。船隻鳴笛出航）

場 47

景：牢房

出場人物：秦禹、宮野正治、獄卒數名

（牢房中，宮野正治狠狠毆打著秦禹，狠打一陣之後，宮野正治在椅凳上坐下，休息吁了一口氣）

（秦禹倒在骯髒的地面上，滿身是血）

宮野正治：我還真沒想到，你們竟然是一夥的。不過……被拋棄的感覺怎麼樣？還不賴吧！

（宮野正治嗤笑了聲，起身向外走）

宮野正治：繼續用刑。

獄卒：是！

（等待宮野正治離開牢房後，獄卒們連忙將秦禹吊起）

（獄卒甩起鞭子，傳來咻咻的聲響。）

場 48

景：牢房

出場人物：獄卒數名、犯人數名

（夜深人靜時，牢房起了大火。火燒一發不可收拾）

（在獄卒連忙滅火後，犯人雖都有及時救出沒有燒死或嗆斃，但是清點之下，秦禹這名詐騙犯已經不見蹤影）

場 49

景：嵐房間

出場人物：秦禹、宮野正治、巡查數名

（藝姐間，一名女性穿著和服裏衣靠坐在窗邊，一頭烏黑的秀髮披散著，身上披了件淡色的外掛。他的臉看向窗外，看不清楚面容）

（門被打開，宮野正治脫了鞋走上榻榻米，在窗邊坐下）

宮野正治：身上的傷沒全好，不躺著沒關係嗎？

（戴著假髮，假扮藝姐身穿和服的秦禹沒有搭理宮野正治）

宮野正治：模樣真好，難怪你們兩個可以一路行騙都沒有被拆穿。

（宮野正治伸手捏住秦禹的下巴，強迫他將臉轉向自己）

宮野正治：還好我要他們不要動你的臉，有了傷疤，太有辨識度就容易被抓。怎麼樣？不感謝我嗎？

（樓下突然傳出吵雜聲，是巡查在逐戶盤查，然後是乒乒乓乓數雙軍靴踩著木梯上樓的聲音）

（就在門被打開之際，宮野正治抱住秦禹，巡查一開門，就見到一男一女在擁抱）

（宮野正治轉眼瞪向了門邊數名的巡查。巡查一見到是熟悉的臉孔，全部都驚呆住）

（宮野正治隨手抓了個酒瓶往門邊砸去，碎片散裂。巡查們全都嚇得跳腳往後退）

巡查：（日）宮……宮野檢察官！

宮野正治：（日）渾蛋！誰准你們上來！以後再讓我看見你們就死定了！

巡查：（日）對……對不起！報告宮野檢察官，此間檢查無誤！

（巡查們趕緊向宮野正治行禮後，全都退了出去，還將不忘房門關闔上）

（待確認巡查都離開後，宮野正治才鬆了一口氣。支額在窗台邊，看著沒有反應的秦禹，覺得很有趣）

宮野正治：都三個月了，也不問我為什麼要救你嗎？還是你真心認為我是這麼善良的人？

（宮野正治從懷中拿出物件，放在秦禹的身前）

（兩個物件是一個懷錶和一個家徽別章）

（一直以來都沒任何情緒反應的秦禹，盯著眼前兩件最重要的東西，然後緩緩地伸出手，拿起了銀色懷錶，然後低聲哭泣，無法停止）

宮野正治：嵐臨走前，送了一封信到我家，如果我再晚看到，你可能就真的會死在獄中……故事真的好老套，母親去世的私生子找上生父報仇，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僅憑一個家徽，就能夠絕對證明當年拋棄你母親的就是我父親嗎？這種東西，要拿到也不是件很難的事情呀！

（宮野正治狠狠地將徽章用力向前甩出，徽章撞到牆壁後掉落，又在榻榻米上滾了幾圈才停止）

秦禹：……對不起……

宮野正治：又是該死的對不起！你們兩個就只有這句話要對我說嗎？

秦禹：對不起……

（秦禹將頭低下）

（宮野正治無力的靠在窗邊，深深地、用力地，吐了一口大氣）

宮野正治：不過……也可能是我那該死的老爸，等你傷好，就離開吧。也許……將來會有這麼一天，等到我不再埋怨你們的時候，我們說不定會再見面……

場 50

景：基隆港口

出場人物：秦禹、宮野正治

（秦禹穿著一身西服，戴了頂紳士帽，拿著一個箱籠，登上了船）

（宮野正治站在岸邊，朝秦禹揮手）

（秦禹也帶著淡淡微笑，向宮野正治揮手）

（船隻啟航，離開了岸邊。鳴笛聲刺耳）

宮野正治：（喃喃）我親愛的弟弟，再見！

（夕陽西下，橘黃色的光芒染紅遠去的輪船）